

漫步 严孟达

SG50庆祝什么？

新加坡两所历史较长（不敢说悠久）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地位，又再次在两项具有权威性的大学评估中获得肯定。

在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英文简称QS）公布的2015年亚洲大学排行榜，新加坡国立大学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南洋理工大学排名上升到第四。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亚洲大学排行榜，新加坡国立大学连续三年保持第二，这次仍是落在东京大学之后；而南洋理工大学也有提升，列第十。

面对中国、日本、韩国众多历史更悠久，已建立传统的大学，以及香港的优秀大学的竞争，我国两所大学能够在短期间内从后赶上，而成为亚洲著名大学，甚至是在全世界排名也很不错，跟它们重视国际化的策略分不开。

这更是新加坡大力提升大学教育素质水平，不惜资本培育人才政策收效的印证。早在1980年，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大学前，向两大学的教职员讲话，谈到国大未来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时，便已强调必须聘请更多资格更好的讲师来改善大学的素质，以训练出更优秀的毕业生。

（《李光耀40年政论集》收了他这篇题为“欢迎世界人才定居”的讲话）在这次的讲话里，他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大学单靠学生A水准成绩选拔大学生的弊端。他举例说，建屋局60名建筑师，他们都能胜任愉快，但是其中很少人有表达艺术的资质，“因此，我们不得不选用具有这种资质的建筑师。”他说，从私人企业界里，他发现菲律宾和泰国籍的建筑师具有艺术素质，因为他们的建筑学院懂得挑选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才。

多年来，已故李光耀曾多次肯定外来人才对新加坡的贡献，“唯才是用”（meritocracy）早已是新加坡立国原则。例如第一代建国元老当中大多数来自马来半岛。李光耀35年前便已看到人的艺术才华无法用学术成绩来衡量，这可以说是为新加坡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转向更平衡的教育发展埋下了伏笔。

过去一个星期来，新加坡在东南亚运动会上庆丰收，第四天便已突破最高金牌纪录，众多的金牌得主的胜利讲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马拉松赛的金牌得住苏睿勇谈到个人的奋斗经过。他到

美国受训，把在美国的奖学金和零用钱省下来聘请专业教练。他对体育赛场的追梦，正代表我们追求“新加坡梦”应有的精神品质。

所以，这次的东运会上，新加坡的杰出表现，不只是由于占了主办国之利，更应该是新加坡社会寻求平衡发展的一次验收。

上周末出席了新加坡华乐团以“回乡之旅”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温馨，三位在海外享有声誉的音乐家回来演出，还有本地作曲家潘耀田创作的曲子，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天网》的作画过程的录像投影（配合《神曲》的演奏），丰富了这场音乐会的新加坡元素。

三位土生土长，而在海外取得杰出成就的演奏家：小提琴家甘宁（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兼作曲家甘琦勇），擅长唢呐、管子、萨克斯风等乐器的郭进财和笛子演奏家朱文昌，三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在国际上闯出了名堂，国际平台让

他们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高了个人的水平，他们的海外成就让我们“与有荣焉”。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不同领域的人才“走出去”，也有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这些“海外人才”保持联系，无论是演奏家、艺术家、科技人才，给他们制造更多“回乡”的机会，如国家艺术理事会过去时有邀请在海外发展的音乐家回来担任比赛评判。新加坡华乐团一方面以“回乡之旅”作为主题，有意识地让海外的新加坡演奏家回国献艺，另一方面，则是多演奏本地创作的曲子，充实新加坡色彩的内容。

过去的50年里，不少新加坡人因种种主观或是客观因素，而流落海外，不同领域的人才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们身上都有一段奋斗史，诉说着新加坡人的故事，有待我们发掘、整理和承传下去。

我们吸引人才来新定居的另一面是，今天新加坡各领域的人才都在“国际化”，不管是到海外发展或是进行交流，他们都是在为新加坡作出贡献。

SG50最值得庆祝的不是新加坡的人均GDP，而是数百万人口的小小新加坡出了不少人才。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过去的50年里，不少新加坡人因种种主观或是客观因素，而流落海外，不同领域的人才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们身上都有一段奋斗史，诉说着新加坡人的故事，有待我们发掘、整理和承传下去。